

寶刀仍未老

懷念海軍生活之九

●黃宏基（退役海軍少將）

上校十年寶刀未老

民國六十七年，我到總部訓練組接任組長，當時的副總司令楊松泉將軍曾開玩笑的對我說：「你調任這個工作，是調升了還是調降了？」我說：「同樣都是上校缺，也許訓練組組長比艦訓部參謀長，可以

做更多事。」他笑了一笑。很幸運的，接長訓練組以來，由於長官的支持，同仁們的努力，工作進行非常順利，兩年很快的過去了，但卻一直沒有佔少將缺的消息，當時的人事署署長是我以前的老長官朱瑞慶將軍，正因為如此，我更不能直接去向他「推薦」自己，於是祇有「癡癡的等」，民國六十八年，我已年近百，雖然精神體力均佳，自己並沒有將自己看成「老人」；有一次和組裡的參謀一起去南部

出差，坐國光號到泰安休息站下車休息時，國光號小姐伸手扶我，並對我說：「老先生，慢慢來！」我當時楞住了，我真有那麼「老」嗎？想想自己都快五十歲了，她的「敬老」之心我能表示「抗議」嗎？但是這種「歲月不饒人」的念頭，一直在我心裡翻騰，久久不能自己。

總長關切另有玄機

有一天，我正在總司令隨員室協調中正盃帆船賽比賽日程時，恰巧當日總長召見派任艦隊長之作戰署副署長韓維強將軍自參謀本部召見完畢返部，準備晉見總司令報告召見狀況，人事署署長朱將軍也在座，韓將軍見我第一句話就說：總長今天問起你來，朱署長就要他說明問我的經過，他說總長先問目前作戰署的組長現在是

那個年班擔任，有那幾位組長，韓將軍即報告大多是四十三年班，有黃宏基、劉伯涵、王鶴樓等。總長即又問黃組長是否在通電處曾任計畫科科長的那一位，韓將軍即報告他，總長好記性，正是他。此時總司令已有空接見，朱署長即陪同韓副署長入內。我亦離開隨員室返辦公室；過了幾天，我即被人告知，原來通信電子處處長徐明昭將軍派任艦隊長時總長召見，被問及海軍由何人接任通電處處長較為適合，徐將軍又推薦了我，但是後來總部報上去的人選並不是我，而是時任一四二艦隊艦隊長之林同錦學長，且是單簽，總長看過之後，即置之一旁有十天之久未作批示，朱署長聽了韓副署長見總長時談到我的那番話，才恍然大悟，總長是屬意我擔任此職，隨即在陪韓副署長見過總司令後，留

在總司令室與總司令報告此一情況，總司令說黃組長我會給他安排，但林艦隊長的缺我必須空出來，安排台北勤務處處長莊銘耀接任，人事管道才能暢通，朱署長即建議他不要單簽，可多選幾位候選人，然後請總司令親自向總長報告，請圈選林同錦。署長於是至參謀本部抽回前簽重簽，此法果然奏效，我雖然沒有選上通電處處長，但意外的卻被告知此一狀況；此事果真如此，則管人事真是最難的事。直到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當時任人事署署長的李恆彰將軍有一天私下徵求我的意願問我願不願意擔任北部一三一艦隊的副艦隊長長的職務，因為我家在南部所以要先問問我，我說謝謝署長考慮如此周到，我是離家慣了的人，聽由長官安排吧！於是不久即奉命待命召見，四月廿一日發布調一三一艦隊副艦隊長新職，總算是在軍旅的生涯中跨進了一大步。

專送長官外島慰勞

一三一艦隊屬艦為巡防艦型，兵力大部分由美國原來之快速人員運輸艦（APD）改裝而成，全部由美國拖返在國內啓封整備，生活條件較差，且任務頻繁，據

調查有百分之廿五的官兵因睡眠不足，艙間悶熱而患有B型肝炎，時任總政部主任之王昇將軍，在搭乘是類型軍艦赴外島後，了解官兵生活之艱苦，特指示海軍要為官兵住艙安裝空調設施，以有效改善官兵住的環境。艦隊長徐佩松將軍。四十年班學長，崇法務實，工作認真，對屬艦任務之派遣真能做到公平公正，在其有計畫安排之下，半年內，士兵住艙之空調設備全部安裝完畢。對官兵而言真是一大「德政」。一三一艦隊擔任北區防務，但納編艦艇均為驅逐艦，而非一三一艦隊之巡防艦，巡防艦則擔任南巡支隊防務。常駐馬公。逢年過節，北巡支隊任務較忙，因其專送之勞軍航次較多故也。固定的有部長、總長、總政部主任、陸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等五個梯次、侍候長官們去外島慰勞官兵是一件大事，時間控制，是任務成敗的重要因素；東引、南竿、北竿、西莒各島都必須走遍，並要掌握其到達及離開之時間，更要確實按時返抵基隆。所以在長官抵艦啓航前，必須為長官將天候、航行計畫詳細簡報，並請長官之隨員必須按時程返艦，以免影響行程，當時比較難侍候的是時任陸軍總司令之郝柏村將軍。有

一次，郝柏村去東引馬祖勞軍，正好輪由我率領支隊出航。前一天，天候突起變化，海峽風力已超過九級，預判二日內無法轉好，乃事先與陸總隨員室協調，請其轉報郝總司令，任務順延廿四小時，詎料隨員室的答覆是：「我們不方便轉報，郝先生上船後，你們給他簡報，如需順延廿四小時，我們再回來。」很奇怪，他們願意不厭其煩的跑一趟基隆，也不願向總司令報告天候不好，海軍通知要順延廿四小時再來；更妙的是，第二天明明知道不能啓航，下午一點開始，就有先遣人員，由郭天佑組長帶隊，大車小車，擠滿了碼頭，到了晚上，郝先生到船上聽了簡報知道海象不佳，不能發航，全部撤回台北，隔天再來，直到如今，我仍然想不通，隨員室為何不敢去向總司令報告！

有一次，送王昇將軍去馬祖勞軍，美國明星丹尼爾隨行，聽說周丹薇也要來，但是晚上十點半啓航，周小姐迄未到達，王將軍沒要求等她，我們準時離碼頭，五分鐘後周小姐姍姍來遲，急得在碼頭哭了，當時我們尚在港內掉頭，軍區立即派了小艇將周小姐送上旗艦，她才破涕為笑。送勞軍團去馬祖是經常的事，印象比較深

刻的有胡茵夢、以及那時剛出道的馬世莉和楊貴媚，馬小姐好像天生不暈船，航行中祇見她跳跳蹦蹦的來回照顧那些暈船的小姐，非常熱心。

搜救落海全憑運氣

搜救工作，也是北巡支隊經常的任務，每一次搜救按規定必須連續七十二小時，如仍未發現，任務才可終止，尤其對失事飛機的搜尋，我們絕不敢掉以輕心，但很少有獲救生還的，祇有一次，空軍的F5E在富貴角附近上空失事，飛行員跳傘，我們接獲命令，緊急出港，全速趕往，那夜月黑風高，已是深秋天氣，沒想到戰隊長唐建偉上校率艦趕到富貴角，卻發現了飛行員救生衣上的救生燈，一閃一閃的，這次搜救任務不到三個小時即完滿結束，幸運的飛將軍，救上船以後，神志清醒，連聲道謝，其實他在海上已漂流了近四個小時，祇是他很沉著知道如何保持體力待援，而救生衣上的燈光，入水之後會自動閃光，這盞小燈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其實在船上每一個救生圈都附掛一個救生浮燈平時燈頭朝下附夾在救生圈旁邊，拋入海中後，燈頭朝上，燈會自動打開閃

光，平時保養校閱，就應注意其可靠性，使用時才可發揮救生功能。

當時北巡支隊服勤的方式，已和三十年前不同，不再以馬祖前線海域為基地，而是以基隆港為基地，運補船團出去，始隨之全程護航；無運補梯次期間，則在港內二小時待機，有任務再行出海，可謂「舒服多了」。在港待命是不可能放假的，因此碼頭上的休閒活動場所必須設法充實，那時尚沒有卡拉OK等設施，為了讓官兵有正當的休閒和運動，艦隊部除了原有的籃球場並興建網球場一座，增加休服中心的大型電視，並大膽的引進了「益智性」的電動玩具，可惜在試辦一個月後，被國防部以「有違規定」下令撤除，其實海軍在進行飛彈化及實施電腦兵棋引進教練儀之後，有些「操控台」和電動玩具幾乎似沒有兩樣，軍中這種「封閉」、「保守」的觀念，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能改正過來。

晉升授階行禮如儀

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國軍將領年度晉升的名單由總統親自核定，預於七十年元月一日生效，授階儀式照慣例均

在十二月卅日在參謀本部舉行，由總長親自主持，海軍的授階和其他軍種方式不同，自晉升核定之日，總部得知名單後，後勤署即交代被服廠量身做好繡有新階級的冬季軍常服，授階前一日發給新任軍官，並附有原階之袖套一附套在新階級之上，授階時總長除將裝有各式金線及星標之禮盒交付新任官之外，另則僅須將袖套拉下即可，世界各國海軍皆然，陸、空軍則沒有如此方便。近百餘名之晉任將軍，這個儀式下來，真要花費近一個小時，雖然如此，好像沒有人會建議取消這個儀式。在參謀本部授階完畢，照例是回總部由總司令賜宴，飯前請總部照像士官拍一張個人與總司令合影之照片，全部授階節目才算完成。那年同時獲准晉升少將的同學除我之外尚有曹志明、方立安、馬吉申共四人。

民國七十年七月，副艦隊長任期屆滿一年三個月，總部主動發布人令，調三軍大學戰爭學院正規班七十一年班受訓，預於七月廿七日入校。

戰院深造窮究典章

戰爭學院是當時國軍軍事院校的最高

中 學府，院長是蔣緯國將軍，受訓期間一年，在這裡我們認識了大戰略、國家戰略、國家目標、軍事目標等；課程內容仍以大陸軍思想為主，戰史研究也還是拿破崙時代的「舊事」，「翻來覆去」，「了無新意」，有些用語，我發現是有「公式」可套的，譬如說：解釋或說明每項「戰略」時，我們必須這樣寫：「XX戰略之定義，為建立XX兵力，藉以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軍事戰略之藝術，俾在爭取國家目標、戰爭目標、戰役目標或從事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利之效果。」也可以看出這裡所謂的「戰略」問題，即是「建力」與「用力」的問題。而「公式」中的「XX」你可以套以陸、海、空軍而皆準。這一套在陸軍的長官自擔任基層幹部就可以接觸到的「用語」但是對海空軍而言，確是非常新鮮，其他如說明「戰術」之指導用語更不勝枚舉，這是我剛進戰院去感受。對「戰史」的研究，仍脫離不了「數人頭」代表「戰力」的觀念，你欲提出問題，教官一定會說明這祇是一種「原則的表示」。軍隊現代化了，你可以用「攻擊力」、「機動力」、「持久力」等等去顯示「人頭」內涵，如此這

般，拿破崙時代的「戰史」作為「教材」有何不可？後來「中東六日戰爭」發生了，「英阿福克蘭戰爭奪戰」相繼而來，更證明了他們分析「戰力」的五字訣：力、空、時、統、久以及評估戰術的五字訣：內、外、交、攻、守，真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有道理，就在這種「保守」的「教材」指引下，我在戰院渡過了「輕鬆」的一年，後來，郝柏村將軍接任總長，對那些「老老師」更尊為上賓，特別又在戰院之上，成立「兵學研究所」，凡是能考入「兵研所」的幹部，才是真正有「發展潛力」的幹部，我們國家的「軍制」，亦就在這種「因人設制」的作為下被扭曲，而當時我們的蔣院長緯國先生正完成一本叫「軍制學」的著作，不知他的感受如何？

報，且未經任何討論，就算「過關」而後如何，也未見下文，我想也是「歸檔」了事！

我在戰院的畢業論文不是以某某戰史為對象去評介得失，發揮個人的意見，而選擇了「現階段我海軍武器革新與略、術、門、技、志之因應改進之研究。」所謂：略、術、門、技、志乃戰略、戰術、戰鬥、戰技、戰志之簡稱，論文寫好，經過指導教官之過目，並在班上作廿分鐘之簡

戰院受訓有個最大的好處，就是與友軍同學共處一年，可以交些朋友，將來在業務連繫上有更多的方便。畢業時學校還送了一大堆「名著」給我們，有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李達哈德的「戰略論」等，但是非常慚愧，沒退伍前好像沒時間去看，處理日常的工作也沒有覺得有需要去翻閱，反而是退伍之後，可以有時間去看，但已沒有什麼意義，真是辜負了學校贈與的美意！

海軍的軍種特性與陸軍並不一樣，一般在國防部的長官，祇覺得海軍的參謀作業太差，殊不知在艦艇服務的官員，自值更官至艦長，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公文處理都是電報，愈簡潔愈好，也祇有「現況」的敘述，毋須分析比較，祇有了司令部階層（軍團）以上才有真正的參謀作業，而且經歷也不會太久，他必須回艦艇服務，否則一旦「斷資」海上年資中斷，在海軍就沒有發展潛力了，試想在司令部磨練不到兩年的參謀業務，能有什麼「經驗」，明白了這個道理，也許會諒解一般海軍

畢業論文獨創新猷

報，且未經任何討論，就算「過關」而後如何，也未見下文，我想也是「歸檔」了事！

海軍的軍種特性與陸軍並不一樣，一般在國防部的長官，祇覺得海軍的參謀作業太差，殊不知在艦艇服務的官員，自值更官至艦長，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公文處理都是電報，愈簡潔愈好，也祇有「現況」的敘述，毋須分析比較，祇有了司令部階層（軍團）以上才有真正的參謀作業，而且經歷也不會太久，他必須回艦艇服務，否則一旦「斷資」海上年資中斷，在海軍就沒有發展潛力了，試想在司令部磨練不到兩年的參謀業務，能有什麼「經驗」，明白了這個道理，也許會諒解一般海軍

報，且未經任何討論，就算「過關」而後如何，也未見下文，我想也是「歸檔」了事！

軍官的參謀作業「能力」不足罷。然而儘管如此，海軍卻不能原諒自己對建軍備戰沒有足夠的人才，去做出有貢獻的參謀研究，雖然這種參謀研究，不一定會遵循一定的格式或用語，祇要是不違背國軍的軍事思想，也是應該可以接受的。

我寫那篇「論文」，如果不是在戰院受過訓，我的寫法可能就不一樣，也許會寫得比較簡單，我會指出海軍武器革新的現況與傳統武器的差別在那裏，與敵人現況比較，尚不佔優勢，空優仍然不能獲得，則敵我之戰略態勢變化不大，根本之道必須籌建二代艦，獲得或發展較吳河飛彈更佳之面對面飛彈，始能扭轉此一戰略態勢，然後在戰術方面講求集中、機動形成局部優勢，利用天候，採奇襲方式；以此為著眼，作戰術評估，據以修訂教令準則，輔以「精實訓練」，加強戰鬥、戰技之磨練，熟能生巧，藝高人膽大，戰志一定高昂，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矣。說來簡單，真正要做到談何容易。

調戰爭學院受訓我估的是總部咨議官的缺派一三一艦隊服專勤，亦就是說我可以領原在艦隊的待遇，給予一點亦沒少，這是海軍的「德政」。七十一年七月畢業

，作戰署副署長的缺早已虛位以待。

輔佐作戰所學發揚

戰院畢業前，郝柏村將軍早已接任參謀總長，原參謀總長宋上將轉任國防部長，郝總長一上台，即展現其強人的魄力，首先在戰院成立了兵學研究所，老老師也由備役上校晉任少將，真是史無前例；固安演習到各軍總聽取簡報，皆批評一無是處，到海軍二軍區視察，詢問軍區司令，空軍配屬之防砲幾門？庫存彈藥若干？竟然答不上來，當場難堪。一時海軍各單位

主官，天天都在背誦一些數據，蔚為風氣，以免出糗。所到之處，祇見隨員親信，前呼後擁，真是威風八面，郝系人馬，個個飛騰狂達，非郝系人馬皆被「冷凍」，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一如「小媳婦」，這是當時陸軍內部普遍的看法，陸軍素有「抱大腿」之說法，即是你所跟隨的長官就是你軍旅生涯的依靠，雖然這是軍閥時代的現象，但是這種「餘毒」並沒有完全消除，真是：可憐派系害中國，飲鳩止渴到如今。

到作戰署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署長賀將軍至參謀本部向總長提報的簡報資料

，我正好將在戰院所學的那一套格式及用語，全部派上了用場，簡報乃順利過關，說穿了其實都是「文字遊戲」，真正的海軍作戰，卻面臨了嚴重的問題，「二代艦」的籌建，自宋總司令在位時即開始籌劃，宋任總長，應是定案之最佳時機，經費籌措困難而艦型的選擇，武器系統之獲得，中科院研究發展之進程，外購抑係國造仍在爭論不休，如今郝接總長，一切將又成變數。

陽明春暖草山論兵

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奉令調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班第七期受訓，受訓時間八週，海軍同時派訓者有李鳴皋、韓德安、湯健等，很巧的都是當年我在一三一艦隊的同事，另有顧金聲上校，因習西班牙語文，早已脫離艦隊。出任駐外武官，現在的參謀總長湯曜明將軍仍是陸總情報署組長，也是同期同學，當時革命實踐研究院兼主任循例由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擔任，副主任吳俊才實際主持院務，崔德禮任教育長，金開鑫任教務處處長，這些人我們平日接觸不多，常接觸的是輔導處處長焦仁和及關鳳臣、沈順治兩位輔導

委員，課程內容為革命理論、國民黨工作與當前情勢、大陸工作與國家政策等，由各部會首長及省主席擔任講座，每一講座均有充分之研討時間，如有未盡，仍可以書面方式提出，講座長官將於日後書面作答，時台灣省主席為李登輝，他的講座題目為：「當前基層建設與基層行政工作」。我在課後曾書面提一問題，有關申請使用「未登錄地」之程序及辦法，後也得書面答覆的交由帆船協會將來興建「帆船基地」作業時之參考。

沒有制空則無制海

另有一事，應於詳細說明，原屬機密資料，惟已事過境遷，如今海軍二代艦已近整備完成，此一經過，當可視為海軍建軍備戰中的一段插曲：

在實踐研究院受訓，每週上課五天，周六上午，尚須回單位上班。新任總長郝上將的講座題目為「建軍與備戰」，整整四個小時，對海軍之建軍備戰提示最多，其要旨綜合歸納如下：

一、沒有制空就沒有制海，海軍對空優之依賴性較陸軍為大，海上毫無掩蔽，所以海軍沒有空優即不能作戰；新造一艘

驅逐艦要新台幣二佰億，如果沒有空優，這樣昂貴的軍艦，近三百人的生命，白白犧牲是否值得，應予研究。

二、至少現階段海軍應該是近岸的海軍，海軍建軍應否要以二十四艘驅逐艦為主？可否使用其他方法制海？國家財力如此艱難，如使用水雷作戰、快艇作戰、潛艦作戰等方式可達目的，是否有效？

三、艦艇點防空戰力。對飽和攻擊應付之能力如何？

四、海軍過去對艦艇花了很多經費整備面對面飛彈及精密武器系統，依英、阿福克蘭戰爭之教訓，將來是否仍有水面作戰之機會，亦宜深入研究！

千秋大業當仁不讓

我在課堂上聽完了郝將軍對海軍建軍

備戰所提出的看法，心裡想：「完蛋了」，「這還建什麼海軍？」，「等一下討論的時間，我一定要提出有力的反駁！」，因為郝總長提示之後特別強調，他的看法，也有很多海軍軍官認同，希望海軍好好研究檢討！第二節下課之後有廿分鐘休息，我就和海軍同仁研究，應如何對總長的論點，提出我們的看法，因為受訓五員之

中我最資深，我有義務必須發言，我也願負此責，但是班上的陸軍同學則紛紛向我建議，絕不可在課堂上當面反對他的意見，意謂著如果這樣做，你的「錦繡前程」就要完蛋！頓時我又想起在北巡支隊專送他去馬祖時，因天候不好任務必須順延二十四小時，他隨員室的人，不敢給他報告，寧願大家「白跑一趟」，難道他真是這種「沒雅量」的長官？但是我仍然決定要逐項報告說明。個人得失，算得什麼？海軍建軍失策的教訓不能「重演」！其實革命實踐研究院就是個討論「政策」的地方，每一節課，都會全程錄音，祇要我以謹慎的態度，針對問題提出我的看法，這也是總長所希望聽到的，我怕什麼？既已決定，我開始想好講話的「腹稿」準備在總長宣布開始討論發言時立即提出報告。

最後一個小時是討論時間，總長一直布開始發言，我即舉手報告，我一口氣，花了廿分鐘的時間提出了我個人的意見，我首先指出海軍第二代兵力為什麼要籌建以反潛及飛彈作戰為主的飛彈巡防艦的原因，主要是敵對我的最大威脅為對台海實施「封鎖」，斷我「經濟命脈」。使台灣社會內部先「自亂陣角」，達到其一以戰

迫和」的策略。反封鎖目前最起碼的作為即是「建立安全航道」，廿四艘驅逐艦即為歷次「兵棋推演」，建立一條有效的安全航道的最低兵力需求；而台灣海峽，風浪惡劣，小型艦艇實不足擔任此一重任，反潛作戰非常艱苦，偵搜力、攻擊力、耐波力、持久力都非小型艦艇所能負荷，也曾精密計算，必須三千噸以上之艦艇才能容載所需武器、裝備及人員；空優問題，當然重要，台灣就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在空軍有效的作戰半徑內，以我空軍將來可能獲得之機種，保持我安全航道之局部空優，應屬可行。如果無能力建立「安全航道」，反制「封鎖」而要求島上軍民，如抗戰時期「束緊褲帶」先苦撐一段時期，以待「國際干預」則是不切實際的看法，社會結構也非當年之農業社會有包容性，一旦無原料供應，工廠停工，人心無法安定，民心士氣隨之瓦解，則國已不國矣！

至於所謂「現階段海軍應該是近岸的海軍」一節，依總長的構想即是以佈雷作戰，快艇作戰以及潛艇作戰取代以驅逐艦為主力之水面作戰和反潛作戰，以節約國家財力；其實僅有驅逐艦二十四艦，配以

飛彈快艇及少許潛艦組成之艦隊，仍是「近岸的海軍」，但卻可以有防衛本島的能力；若以佈雷手段防禦本島，雖可阻嚇於一時，屆時重要航道也不可能為我所用，此一作為，亟宜慎重；至於快艇作戰，其耐波力、攻擊力、持久力均極薄弱，用於外島水域之突襲，奇襲尚可，若為防禦本島之主力，則如開門揖盜，自取滅亡，萬萬不可。至於潛艦，目前雖已獲得二艘，將未能否繼續獲得，頓不樂觀，加以無自建能力，故潛艦作戰更不可行。

空中攻擊，固可給予艦隊嚴重威脅，但空中兵力也有其作戰之限制因素，最顯著者為天候、航程及對戰管之依賴、飛行員之體力等。目前我現有之驅逐艦及將來籌建之飛彈巡防艦，其主要任務為「反潛」以維持本島之航運，安全航道可在東岸中共空中兵力作戰半徑外形成，然空軍作戰有其強大之「穿透力」在我空軍能確保局部空優之情況下，空中反制及攔截固可阻絕來犯之敵機，但仍不免有敵機仍可能進入艦隊上空，故總長所提示之點防禦及飽和攻擊之情況，必然發生，但新發展之武器系統，反應迅速，至少可同時對付威脅最嚴重之三路目標，且可自動在任何一

路目標威脅解除後迅速轉移至另一新威脅最大之目標，飽和攻擊之威脅將可減至最低；又空中對水面之攻擊，也有其限制因素，多方面同時攻擊，亦影響其本身安全。武器系統也有「分火射擊」之功能，故此一問題，可設法以科技及訓練解決。英阿福克蘭之戰，英海軍受創於阿空軍之空中攻擊，其主要原因為英艦之射控雷達對低空目標偵搜效果不良，無有效之點防禦對空反制飛彈，電子支援及反制措施未能發揮功能，艦體結構易燃等；此等缺失，在我籌建之二代艦上均有有效改進方案。

制海作戰冠冕堂皇

總長在「制海作戰」之作戰概念中也曾明確指出：「制海作戰以『以海制海』為重心，並講求『以空制海』、『以陸制海』，運用電偵觀通及電子反制反制，以有效掌握海峽情勢，先突破匪之封鎖，以空岸配合及海上游擊，逐次削弱中共海軍戰力，俟中共船團進入海峽中線以東，於我有利時空，再集中兵力，聯合空軍形成局部優勢，將其逐次擊滅於海上進而截斷海上交通線，繼續阻截其後續船團，並準備在無空優狀況下遂行作戰，爾後依狀況

支援陸軍之反登陸作戰。」準此作戰概念，海軍之建軍當自反潛、防空、水面及反登陸諸類型作戰著手整備，始能符合任務需要。總長今日所提示之「近岸的海軍」，恐難負此重任，而「以空制海、以陸制海」，以台灣目前之作戰環境，應為可行之新觀念，但先決條件為需有有效的指、管、通、情系統及足夠之敵我識別能力，且岸置飛彈也亟易被反制或被摧毀，亦不能不慮及，此皆屬我個人服務海軍近三十年之體認，大膽的在總長課堂上陳述，以後將正式以書面詳細分析比較呈院方轉呈總長。總長很注意的聽了我的報告，用一種很不自然的表情回答說，海軍這位同志講的也有道理，但也有很多海軍軍官贊同我的看法，你們海軍再好好的去研究吧！陸軍的同學說，總長對你真是夠客氣了，我們真為你捏了一把冷汗。

周末返總部之前，我將此一經過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呈署長轉呈總司令核閱，總司令當面垂詢之後，很無奈的說，海軍二代艦的整備真是一條漫長而且艱辛的路，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行，並批示請副總司令召集有關研究。

四月廿二日，研究班結業，院方特要

求各學員之眷屬一律參加，妻乃請假北上，共襄盛舉，時陽明山上，花季正盛，一片喜氣洋洋，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生親臨主持，革命理論元老鄭彥棻先生、國安會汪敬煦將軍、部長宋長志、總長郝柏村、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將軍均參與典禮，時正輪由筆者任學員長，代表同學致謝辭，簡短的說了幾句話：「我等自奉調本班受訓以來，對革命理論，本黨工作與當前情勢

大陸工作與國家政策等，蒙諸先進講座先生之闡述，在輔導處諸先生輔導下，自感受益匪淺；而今陽明春暖，將賦驪歌，今後勞燕分飛，但卻真情永誌，願回工作崗位，就研究所得，再予弘揚，由新認識，產生新精神，蔚為新風氣，實踐篤行，毋欺毋妄！」是日風和日麗，師生眷屬過了一愉快而且溫馨的「革命家庭日」。（全篇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